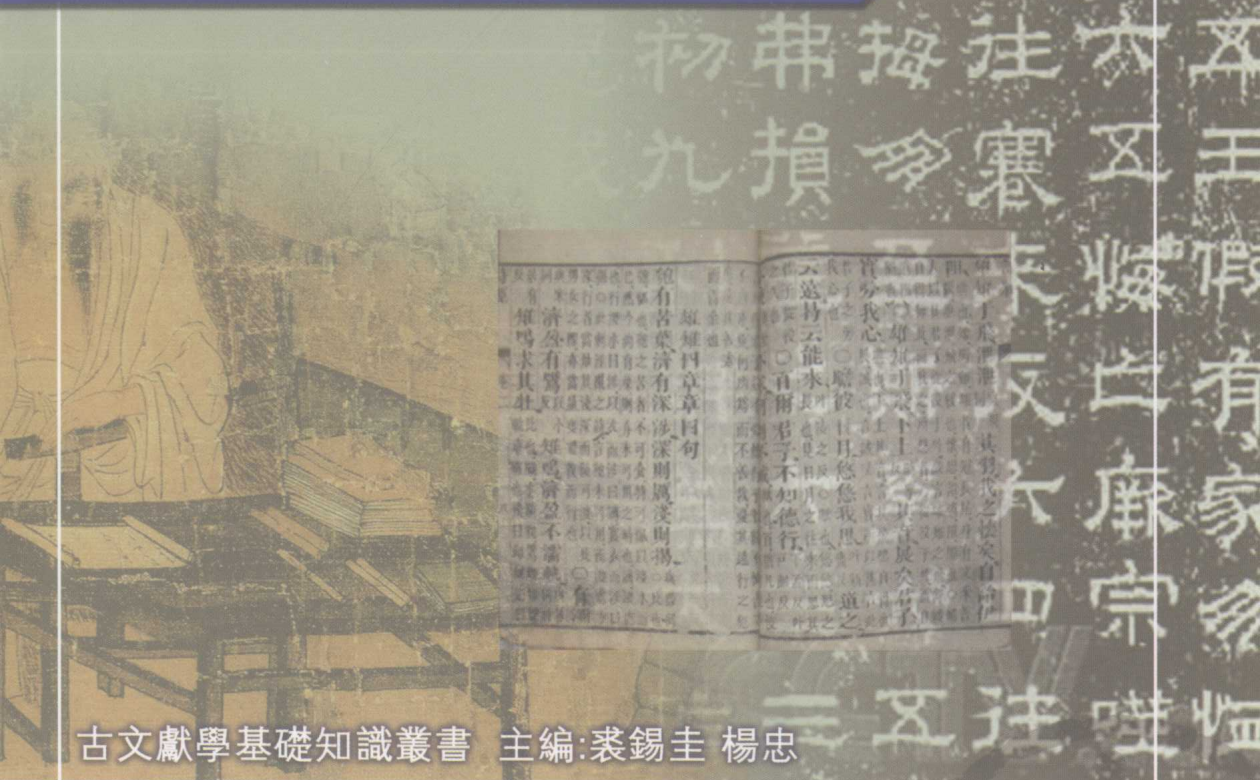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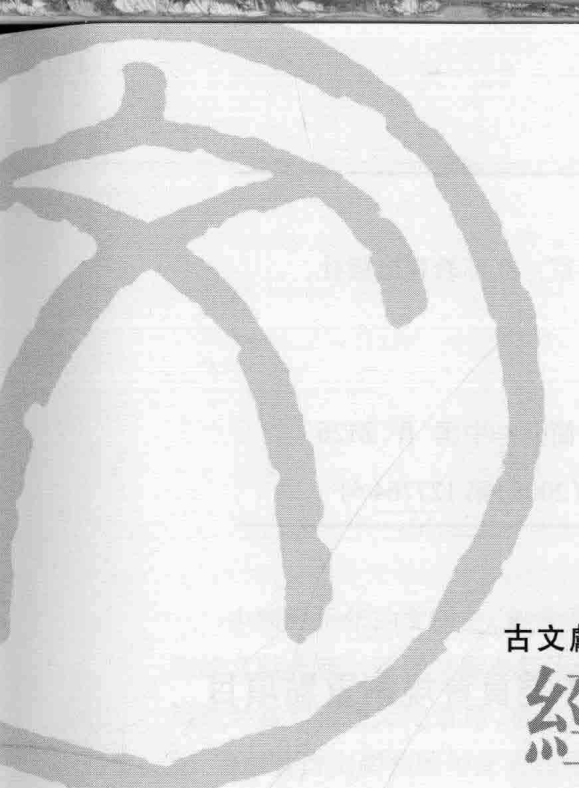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主編：裘錫圭 楊忠

經部要籍概述

董治安 主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 主編：裘錫圭 楊 忠

經部要籍概述

董治安 主編 劉曉東 副主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部要籍概述/裘锡圭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8

(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

ISBN 978-7-5343-8589-6

I. 经… II. 裘… III. 经籍—简介—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7764 号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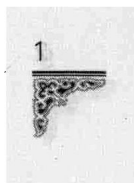
- 書 名 古文献學基礎知識叢書
經部要籍概述
- 叢書主編 裘錫圭 楊 忠
- 本冊主編 董治安
- 責任編輯 李豐園
-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馬家街31號 210009)
- 網 址 <http://www.1088.com.cn>
-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 經 銷 江蘇省新華發行集團有限公司
-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廠
- 廠 址 南京市黃埔路2號(郵編210016)
- 電 話 025-84806386
- 開 本 787×1092毫米 1/16
- 印 張 17
- 插 頁 1
- 字 數 250 000
-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 書 號 ISBN 978-7-5343-8589-6
- 定 價 30.00 圓
- 批發電話 025-83260760, 83260768
- 郵購電話 025-85400774, 8008289797
- 短信諮詢 10602585420909
- E-mail jsep@vip.163.com
- 盜版舉報 025-83204538

蘇教版圖書若有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提供盜版線索者給予重獎

前 言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這些文獻典籍不但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起來的巨大精神財富和重要文化遺產，也成為人們瞭解和研究古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依據之一。隨着歷史的變遷，人們使用語言、文字的習慣漸有差異，歷代的典章制度又時有變化，後人閱讀古人的文獻典籍日漸困難，需要對古代文獻典籍加以訓解和闡釋，而社會上抄存流傳的文獻典籍也需要有人加以整理編集。事實上孔子對《六經》的整理，便是最早的較系統的古籍整理工作，而西漢成帝時期劉向、劉歆父子等人對群書的校勘，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文獻典籍整理工作。此後歷代王朝幾乎都設有專門機構，負責國家典藏圖書的整理和書目的編製，廣大知識分子也不斷分散進行着對文獻典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形成了優良的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出了古文獻學的理論、體系和內容、方法，形成了以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文化史等為中心的知識體系，而這些古文獻學基礎知識也就成為人們閱讀、理解古代典籍與研究探索古代學術文化所必備的知識基礎。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繼承和弘揚祖國文化遺產，國家於1958年開始籌劃建立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學科與專業，並於1959年在北京大學設置了第一個古典文獻專業。1983年隨着國家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各地大學紛紛設立古典文獻專業及古文獻研究所。古典文獻專業除北京大學外又增加了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三家，形成了四個培養古文獻學本科生的基礎專業，數十所大學建立了古文獻（或古籍整理）研究所。為了統籌並指導全國大學中的數十個古籍研究所和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相關業務工作，教育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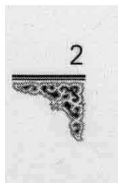


1983年秋季成立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委會)。古委會受教育部委託,負責組織、協調全國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古文獻專業人才培養工作。

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期,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逐步完善,各古籍研究所在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同時,也招收了不少古文獻學碩士生和博士生,古典文獻專業和古文獻學科建設日益發展。由於四個古典文獻專業所在單位的學科基礎和課程設置互有差異,爲了提高古典文獻專業的教學質量,在古委會領導的安排下,古委會設立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小組”的專家同古委會秘書處人員一起,與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負責人和教師共同協商,採取了一系列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在教學實踐中,大家也認識到,儘管四個古典文獻專業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但基礎課程的設置應大體統一,而爲了保證教學質量,課程內容應該有一定規範,同時要有一套質量較高的教材或教學參考書。鑒於各古籍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在本科學習階段很少接觸古文獻學課程,他們的古文獻學基礎知識不够扎實,爲了提高研究生的質量,也需要有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作爲他們學習時的教學參考書。

爲此,在當時的古委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安平秋先生(現任古委會主任)主持下,成立了古文獻學教材編委會,並委託我們二人任主編,規劃教材的編寫工作。自1995年始,編委會經過幾次協商,爲了適應社會需要,擴大讀者面,決定編一套《古文獻學基礎知識叢書》。當時的想法是,《叢書》既能作爲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生的教材或主要教學參考書,也能作古文獻學科研究生及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古代哲學和宗教等學科研究生的參考書,還可以作爲廣大文史工作者和愛好者的參考讀物。編撰宗旨明確之後,編委會在全國高校範圍內聘請有關專家承擔《叢書》的撰稿工作。經過幾年努力,書稿陸續完成,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叢書》共十一種,書目及著作人如下:

- 音韻學概論 麥耘
- 訓詁學概論 方一新
- 古籍版本學 黃永年
- 校勘學概論 張涌泉 傅傑
- 文史工具書概述 趙國璋等



古代文化知識 楊忠、劉玉才等

文獻學文選 孫欽善

經部要籍概述 董治安等

史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子部要籍概述 黃永年

集部要籍概述 曾棗莊

當時規劃《叢書》時，還有三種書稿亦已聘請有關專家撰寫，即《古文獻學概論》、《文字學概論》、《出土文獻選讀》(上下冊)，因撰稿人的身體情況或其他原因，以上三部書稿未能在此次出版。

《叢書》的編撰工作一直得到古委會領導的關心與支持，承擔書稿撰寫任務的各位專家都同時承擔着繁重的教學與其他科研任務，他們在百忙中辛勤寫作，其中《音韻學概論》、《訓詁學概論》、《古籍版本學》、《校勘學概論》、《文史工具書概述》、《古代文化知識》等六部書稿早在1997年、1998年即已交稿付排，原計劃此六種先行出版，後來由於出版社希望一次推出發行，而後續書稿交稿時間不一，出版時間也相應拖延，我們二人作為主編自然負有主要責任，謹在此向先交稿的作者們表示歉意。

《叢書》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有關領導非常關心《叢書》的出版工作，明知《叢書》的讀者對象有限，不會有什麼經濟效益，仍然將《叢書》列入出版規劃。出版社副總編輯徐宗文先生和《叢書》的責任編輯章俊弟、吳葆勤、王許林、任暉、李豐園、周敬芝、樊曼莉為《叢書》的出版費盡心力，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裘錫圭 楊忠

2005年8月12日



說 明

一、在我國古代圖書的四部分類中，經部著作列於首位，數量繁多，影響廣遠。本書選定歷代經部要籍八十四種，所作解題大體包括著者簡介、原書內容與經學成就、主要版本等。爲幫助一般讀者對經部要籍更進一步的把握和了解，《緒論》部分設置了“經學簡介”與“群經略說”兩章。

二、本書所作解題的經部著作，上自西漢、下迄清季（酌收個別民國期間著作），兼顧到經學自身發展的階段性和今、古文之別等各個方面。現代學者有關《易》、《書》、《詩》、“三禮”、“三傳”、《論》、《孟》以及《孝經》、《爾雅》等古籍的整理研究成果，體現了新的學術發展，雖與古代經學著作實已不同，但有多方面的參考價值，因酌列重要書目於卷末，以供研讀。

三、本書在編纂過程中，對於古代與當代學人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鑒、利用，雖已注意隨文標出，而未能一一注明者仍復不少，謹此說明，並致謝忱。

四、本書爲集體編寫，分工是：

董治安任主編，執筆《緒論》部分，起草經學要籍選目，並負責通稿。

劉曉東任副主編，執筆“三禮”部分解題全部十三篇，又皮錫瑞《經學通論》、《經學歷史》解題兩篇，並負責通稿。

莊大鈞執筆《易》類解題八篇。

王承略執筆《詩》類著作解題全部十四篇，《公》、《穀》類著作解題全部五篇，又胡安國《春秋傳》解題、朱彝尊《經義考》解題各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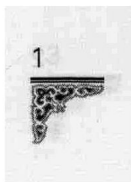
唐子恒執筆《書》類解題全部九篇，《爾雅》類及“小學並諸經目錄文字訓詁”類解題十五篇。

李士彪執筆《孝經》及《論》、《孟》並“四書”類解題全部八篇，《春秋左傳》類解題二篇，又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解題、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解題各一篇。

劉保貞執筆《易》類解題三篇。

目 錄

上編：緒論	(1)
第一章 經學簡介	(1)
第一節 經與經學	(1)
第二節 六經、五經、九經、十三經	(4)
第三節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	(9)
第四節 漢學、宋學、清學	(11)
第二章 群經略說	(17)
第一節 《周易》	(17)
第二節 《尚書》	(20)
第三節 《詩經》	(23)
第四節 《周禮》	(27)
第五節 《儀禮》	(30)
第六節 《禮記》	(33)
附《大戴禮記》	(36)
第七節 《春秋左氏傳》	(37)
第八節 《春秋公羊傳》	(40)
第九節 《春秋穀梁傳》	(42)



第十節 《論語》	(44)
第十一節 《孝經》	(46)
第十二節 《爾雅》	(48)
第十三節 《孟子》	(50)

下編：經學要籍解題 (53)

第三章 正經正注之屬 (53)

1. 《周易正義》(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53)
2. 《尚書正義》(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56)
3.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58)
4.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61)
5. 《儀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63)
6.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65)
7.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集解，唐孔穎達等正義) (66)
8. 《春秋公羊傳注疏》(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68)
9. 《春秋穀梁傳注疏》(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 (69)
10. 《論語注疏》(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 (70)
11. 《孝經注疏》(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 (72)
12.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74)
13. 《孟子注疏》(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 (77)

第四章 列朝經注經說之屬 (79)

甲 易類 (79)

14. 《周易集解》(唐李鼎祚) (79)

15. 《程氏易傳》(宋程頤)	(82)
16. 《周易本義》(宋朱熹)	(86)
17. 《易纂言》(元吳澄)	(88)
18. 《周易集注》(明來知德)	(92)
19. 《周易述》(清惠棟)	(94)
20. 《周易虞氏義》(清張惠言)	(97)
21. 《易通釋》(清焦循)	(99)
22. 《六十四卦經解》(清朱駿聲)	(104)
23. 《讀易會通》(清丁壽昌)	(106)
24. 《周易集解纂疏》(清李道平)	(110)
乙 書類	(112)
25. 《尚書大傳》(漢伏勝)	(112)
26. 《書集傳》(宋蔡沈)	(114)
27. 《尚書考異》(明梅鷟)	(116)
28. 《古文尚書疏證》(清閻若璩)	(119)
29. 《古文尚書考》(清惠棟)	(121)
30. 《尚書今古文注疏》(清孫星衍)	(123)
31. 《尚書孔傳參正》(清王先謙)	(126)
32. 《今文尚書考證》(清皮錫瑞)	(127)
丙 詩類	(128)
33. 《韓詩外傳》(漢韓嬰)	(128)
34.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三國吳陸璣)	(129)
35. 《毛詩本義》(宋歐陽修)	(131)



36. 《詩集傳》(宋朱熹) (136)
37. 《詩疑》(宋王柏) (142)
38. 《毛詩稽古編》(清陳啓源) (144)
39. 《詩經通論》(清姚際恒) (146)
40. 《毛詩後箋》(清胡承珙) (148)
41. 《毛詩傳箋通釋》(清馬瑞辰) (151)
42. 《詩毛氏傳疏》(清陳奐) (155)
43. 《詩古微》(清魏源) (160)
44. 《詩三家義集疏》(清王先謙) (162)
45. 《詩經通解》(林義光)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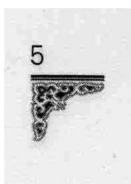
丁 禮類 (165)

46. 《周禮正義》(清孫詒讓) (165)
47. 《儀禮正義》(清胡培翬) (168)
48. 《禮記集說》(宋衛湜) (170)
49. 《禮記集解》(清孫希旦) (172)
50. 《禮記訓纂》(清朱彬) (173)
51. 《大戴禮記補注》(清孔廣森) (175)
52. 《大戴禮記解詁》(清王聘珍) (176)
53. 《白虎通義》(漢班固) (178)
54. 《儀禮經傳通解》(宋朱熹等) (180)
55. 《禮書通故》(清黃以周) (182)

戊 春秋類 (184)

56. 《春秋傳》(宋胡安國) (184)

57. 《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	(185)
58.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清劉文淇等)	(187)
59. 《公羊春秋何氏釋例》(清劉逢祿)	(188)
60. 《公羊義疏》(清陳立)	(189)
61.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清鍾文烝)	(190)
己 孝經類	(192)
62. 《孝經鄭注疏》(清皮錫瑞)	(192)
庚 論語、孟子及四書類	(195)
63. 《論語集解義疏》(南朝梁皇侃)	(195)
64. 《論語正義》(清劉寶楠)	(198)
65. 《孟子正義》(清焦循)	(200)
66. 《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	(202)
辛 爾雅類	(209)
67. 《爾雅正義》(清邵晉涵)	(209)
68. 《爾雅義疏》(清郝懿行)	(211)
第五章 小學並諸經目錄文字訓詁之屬	(214)
69. 《說文解字》(漢許慎)	(214)
70. 《說文解字注》(清段玉裁)	(217)
71. 《說文通訓定聲》(清朱駿聲)	(219)
72. 《玉篇》(南朝梁陳間顧野王)	(222)
73. 《廣韻》(宋陳彭年等)	(225)
74. 《方言注》(晉郭璞)	(228)
75. 《廣雅疏證》(清王念孫)	(232)



76.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	(236)
77. 《經義考》(清朱彝尊)	(239)
78. 《經義述聞》(清王引之)	(240)
79. 《經傳釋詞》(清王引之)	(243)
80. 《群經平議》(清俞樾)	(246)
81. 《經籍纂詁》(清阮元)	(248)
第六章 群經通論之屬	(251)
82. 《經學歷史》(清皮錫瑞)	(251)
83. 《經學通論》(清皮錫瑞)	(253)
84. 《新學僞經考》(清康有為)	(256)
今人有關參考書舉要	(260)

上編 緒 論

第一章 經 學 簡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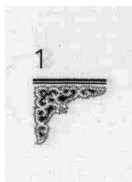
第一節 經 與 經 學

在我國古代典籍中，經部文獻不僅卷帙浩繁，而且居於傳統圖書分類的首位，一直受到特殊的強調和重視。

西漢劉歆撰《七略》（原書已逸，大體保存於《漢書·藝文志》），創為六部分類，而以《六藝略》為第一類別，其中，依“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九種，收列“六藝之文”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始為創例，於首列地位集經書和經學著作於一編，實已開經部單獨設立之先河。

被稱為“四部目錄不祧之祖”的《隋書·經籍志》，明確設經部於“史”、“子”、“集”各部之先，並在班固所列“六藝”之九種以外，又增“緯書”一項共為十種，計收列“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加上時已散亡之書，合為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經部著作的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了。

清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總結既往，集四部分類之大成，於經部著錄之書多達六百九十五部，一萬零二百七十一卷；存目之書一千零八十一部，一萬零一百七十七卷（據中華書局1965年整理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所附《校記》）。近人孫殿起纂《販書偶記》，補收《四庫》著錄以外經部著作（絕大部分是有清一代的著作）一千三百四十種；其助手雷夢水纂《販書偶記續編》，再收此類著作五百零二種。以上所列舉，雖然都還不是對於各代經部著作之更加完全的著錄和統計，卻也可以看



出自漢以來此類典籍總量之大，能够反映出經部著作在我國古代學術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備受推崇的重要地位。

什麼是“經”？《說文解字·糸部》：“經，織從（縱）絲也。從糸，丕聲。”是指織物的縱綫，與“緯”相對。這應該是“經”字的本義。由此引申，遂用以指國之綱紀或既定的法規等，如《左傳·昭公十五年》：“禮，王之大經也。”晉杜預注：“經，綱紀之謂也。”又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杜預注：“經，法也。”某些典籍之以經相稱，應當取義於此。

在我國古文獻學史上，早在先秦之時已經出現一批稱經的著作。例如，《國語·吳語》記吳王夫差兵臨晉軍，有“建旌提鼓，挾經秉枹”之語，韋昭注：“經，兵書也”，指的是古兵法之類的要籍。《墨子》有《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等篇名，《莊子·天下》：“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梁啟超先生《墨經校釋》認為：“《經》上、下當是墨子自著，《經說》上、下當是述墨子口說，但有後學增補。”准此，四篇當係墨家後學編定並擬名，稱“經”以明先師之作。《韓非子》之《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左下》、《外儲說右上》、《外儲說右下》六篇，均分別有“經”、“說”兩個部分。在《漢書·藝文志》所載西漢及其以前的典籍中，又有如《老子》的幾種“經傳”、“經說”，以及《黃帝四經》、《四時五行經》、《山海經》、《黃帝內經》並《外經》、《扁鵲內經》並《外經》等等。凡此表明，上述先秦以至秦漢之間通常所謂之經，往往是指有典範性、綱領性的前代要籍，或先賢、先師之作，含有尊崇、推重之意。諸如此類稱經的著作，漢魏以後仍時有所見。

然而，歷代“經部”目錄所說之經，實際上是兩漢及其以後人們對於一部分儒家典籍的專指與特稱。

應當說明，儒家推崇幾種典籍、以之為經，也可以向上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莊子·天運》載孔子之語“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雖出自莊派學人之口，卻表明戰國中期以前儒家已有“六經”之說。《荀子·勸學》云：“（學）其數則始乎誦經。”楊倞注：“經，謂《詩》、《書》”，證明戰國後期的荀子也是視《詩》、《書》為經的。但是，先秦儒家習經、尊經，只是屬於本門學派的行為，往往受到其他各派的抨擊，到了漢代情況就有所不同了。

西漢前期，由於“武帝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儒家地位空前上升，儒家所尊崇的《易》、《詩》、《書》、《禮》、《春秋》等，遂由本門學派之經，一變而成為王朝治國的要典，成為天下之經，並且被正式賦予“經”名。於是，由此所謂之“經”，就成為幾種特定儒家典籍的專指與特稱，與此外的一般著作已分明有所不同。揚雄《法言·學行》篇云“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就明確把“經”（幾種儒家經典）與“書”（此外所有著作）區別開來。《漢書·儒林傳》稱：“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論衡·謝短》篇稱：“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誦大道以驕文吏”，都從不同方面反映了兩漢時期“經”之政治作用和社會地位的特殊。那麼，經書何以具有如此特殊的作用和地位？這主要是由於執政者視儒家經典為古代聖人的精意製作，是治理國家和規範天下思想的工具。班固說：“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漢書·儒林傳》），就強調了經書的非凡來歷，及其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表明了經書被神秘化、神聖化的一面。後世有關“經”的種種論述，如所謂：“聖人製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晉張華《博物志》卷六），“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文心雕龍·宗經》），“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叙》）等等，都大體沿襲了漢人的態度，即“經”者出自聖人，經書的內容可為天下大綱大法。

經學，即治經之學，是以諸經為研究對象的學術。春秋戰國之際，儒家視《易》、《詩》、《書》、《禮》、《樂》、《春秋》等一批古籍為經，隨之也就開始了對於這些典籍的傳習與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門弟子，都曾於此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實已啓經學之發端，具有重要意義。然而，迄於周末，儒家傳經、治經，僅限於本門學派的內部，亦無“經學”之名。秦火焚書，儒家典籍的傳佈遭到挫折。直到劉漢建國以後，經學才得到真正的確立和全面的發展。《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寬）見上（武帝），語經學，上悅之”，是經學之名見於現存文獻記載之始。事實上，漢代文、景之際，已設經學博士。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祿利之途”的誘導下，對於諸經的研究更形成規模空前、“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之勢，內容則廣泛涉及經籍本身的考證，諸經傳授源流及其派別的梳理，以及大量經文的訓詁、闡釋、評說，甚至包括一定的傳會、演繹等等。這樣，漢代的經學就不僅具有了特殊的社會地位，而且構成了一個



相對獨立、相當龐大的學術體系。《史記·儒林列傳》以及《漢書》的《藝文志·六藝略》、《儒林傳》等，都從不同方面顯示出西漢時期經學內容和體系的概要。魏晉以後直到晚清，經學在千餘年間的發展，雖不無歷史的變化，卻一脈相承，迄未斷絕。

由此可見，經學濫觴於春秋戰國而全面確立並繁榮於漢代，是基於一定歷史和政治的需要而形成的一個學術系統。就整個體系而言，經學屬於早已逝去的時代，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由於儒家經典本身的古老和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悠久影響和特殊意義，也由於歷代學者往往自覺不自覺地把經學研習與學術文化的探討結合起來，經學史內容逐漸演變得豐富而複雜。一方面，經部表面上與“史”、“子”、“集”各部同等並列，其實，卻被視為思想文化發展的主流和學術著作的主體部分，因列於“四部”之首；而且由於不同時期的經學成果大多兼涉其他各部內容，今人從事現代意義的哲學、史學或文學等等方面的研究，仍可從中獲取有益的借鑒和珍貴的資料，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另一方面，在兩漢以至清代經學的持續發展過程中，不斷涌現的各類經學著作繁富而複雜，其中，既有數量可觀的一批意義不大或者完全屬於歷史糟粕的東西，也保存不少在中華民族學術史和文化史上有較大影響，甚至迄今仍不無一定價值的各類文獻。因此，今人對待古代的經學遺產，應該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加以分析總結，汲取有價值的成分，揚棄其腐朽的內容，以利於當代學術的發展。不加辨析地全盤接受，或者籠統地一概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節 六經、五經、九經、十三經

如上所說，兩千多年以來“經”一直是一部分儒家典籍的專指與特稱，然而，究竟哪幾種主要典籍曾被冠以“經”名，這在歷史上還有一個發展演化的過程。

前文所引《莊子》證明，先秦儒家學派已有“六經”之說，所指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種典籍。有人懷疑《莊子》所述的可靠性，其實大約產生於戰國後期的《禮記·經解》篇也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